

随笔

# 境界

许锋

按理说人是有境界之分的。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说的也正是人生的三种境界。

境界和学问是否有关系或关系有多大，确实是值得思考的。从古至今的许多事例说明，一个人的学问越大，境界不一定越高。历史上能印证这一点的人不胜枚举。一代枭雄曹操学问也不低，诗歌造诣极高，所作《薤露行》、《蒿里行》、《步出夏门行》等，皆悲凉雄浑，气势磅礴。在他的奖掖、提携下，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文人，出现了建安文学。这样

一个伟大的人物，却做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龌龊举动。若说滥杀无辜也是一种高远的境界，那如今满街的人都是圣贤了，监狱里的罪犯尽可以供人参观、瞻仰了。所以文如其人一说，也就是奉承话，相互间不搭界。

不说学了，我们说钱吧。从常人的思维讲，钱的多少象征着贫富的差距大小。有钱人是令人羡慕的。在物质社会，有钱人不存在衣食问题、住房问题、孩子上学交不起择校费的问题。从生存的角度讲，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可在日常生活中，有钱人特别狂傲恣肆；在领取政府救济时，有钱人面不红耳不赤。真是让人感叹。此种情形，要是还说什么境界，那真是笑掉大牙了。

不说钱了，我们说官吧。

按理说，官位越高，收入也越高，待遇也越好，权力也越大。况且当上官，能够阅人无数，能够一言九鼎，能够雷厉风行，能够做点实事，能够取悦于民，从个人的角度看，那是何等收获，何等潇洒。那怎么不是一种境界！只是，从古至今外国的许多事例来看，有极个别的人，官越大越不会反求诸躬，越管不住自己，什么贪污、滥用职权、胡作非为等等，非要把自己折腾成阶下囚、死刑犯不可，自己倒台不说，一家人跟着他背黑锅、一辈子抬不起头。这又是什么境界？

当然，话不能说得太偏颇得丧失分寸。以上的例子，和芸芸众生相比，确实是沧海一粟，不代表更多的有学问的人，有钱的人，官大的人。但众生对有学问的人、有钱的人、官大的人，必然要以普通的标准进行评判，甚至就是和自己做比较，我一个老百姓都能做到，你一个有学问的人、有钱的人、官大的人都做不到，那你的境界也太低了！

要说到境界，“屈原放逐，著有《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脚膑，而论兵法”



宝塔山下的灯光(国画)

刘元基

才是大境界。要说到境界，杜甫门当选美国总统后，一位记者采访他的母亲时说，有这样的儿子，您一定感到十分自豪。杜甫的母亲微笑着点点头说，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有一个儿子，也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我家的地里挖土豆。

有对比性。人之境界，实则是人之本性、品质、眼界、学识等的综合产物。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从娘胎里落地，很多事就定格了。若不然，三国时那么多人扶阿斗，怎么就扶不起来呢；本该当皇帝的项羽怎么就被刘邦逼得自己抹了脖子呢。

境界高低因人而异，没

新书架

## 《只要在一起》

传英

一个是毕业于美术专业却从事清洁工作的26岁姑娘；一个是拥有一流厨艺却热爱摩托车的34岁男子；一个是禁不住丁点变化的36岁落魄贵族；一个是以前拥有的花草为交谈对象的83岁敏感老人——巴黎埃菲尔铁塔旁这四个看似绝配的人物，因一幢奥斯曼式的古老公寓有了交集，演绎了一个关于爱与励志的精彩故事。它告诉世人，只要在一起努力，用爱构筑生活，日子终究是美好的。

这本书2004年一面世就雄霸法国书刊类销售排行榜冠军，

直到2006年连续130周登上法国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与同期热销的《达·芬奇密码》分庭抗礼。它延续了作者此前一贯的温情作风，将近流行的世情小说与都市童话融为一体。小说选取的背景是巴黎日常的生活图景，书中四个主要人物皆是巴黎市井中品尝了生活之苦的平民，在相遇之前各自拥有一颗寂寞的心，对生活失去希望。但作者巧妙地以一幢房子让他们相遇、放松戒备，进而彼此走近，用爱浇灌出对方孤寂心灵的一片沃土，让生活变得光明。

小说语言简洁俏丽，书中俯拾即是巴黎街巷的市井俚语，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有了孩子的家长可能都说过这句话，其实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听家长说过，并且是常听，否则也不会“当孩子成了家长”之后还没有忘了这句话。

这句话没什么哲理，更算不上名言，可为什么会被当成“经典”运用呢？因为国人实际，我们把自己的价值观就定位在“有用”与“无用”之上。

比如30年前，如果有哪个农民在自

仙人掌都是胸无大志的孩子。

好在这些年人们的价值观念在变，知道了休闲也是人生的需要，但轻易不让孩子们享受。因为无论怎么变，为了“利益、名誉”的目的并没有变。

可现实有时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比如著名词作家“乔老爷子”讲到他的40年前在窗口对着一只飞来的蝴蝶发呆了几十分钟，有种朦胧的感觉撞击着他

商都钟鼓

## 看蝴蝶乎练钢琴乎

阮直

家的小院子里不是种了蔬菜，而是种了鲜花，那就不是“过日子”的人，要养个笼子不是养兔子，而是养了八哥，那就是“不正经”的庄稼人。

学成一门手艺是为了吃饭、为了挣钱，如果学了黑格尔不能养家糊口，那就不如学种黑木耳；如果钻研了天体力学，月底不能拎回家两斗米，那就不如跟扎风筝的老王头卖手艺了。国人的学习行为为一切都得与“养家”贴上，你就是破译了《易经》，也得以能给人家算上一卦，能收入个仨瓜俩枣为成功的标准，算不准命的“易经”专家，就不如扛“经幡旗”的风水先生了。所以民间有名言“编筐窝篓养家活家口”，“打鱼摸虾耽误庄稼”。因为筐和篓是农民的生产工具，鱼虾是奢侈品，不是老百姓吃的。

如果有哪个孩子要是看蝴蝶、捉蜻蜓那就比打鱼摸虾还不可能想了，所以咱们的孩子“闲玩”的时候少，“学习”的时间多。

三岁背《三字经》，四岁背《百家姓》，五岁背《千字文》，一换牙就得背“关关雉鸣”。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那些玩意儿用处不大了，孩子们改为学画画、学外语、学唱歌、学舞蹈了，这玩意儿来得实在，哪管是学速记、练打字都算是“正经”的事，但是“闲玩”不算，玩被国人视为“丧志”的行为。所以看蝴蝶、看风景，享受阳光、海浪、

的心灵，可他一时又无法领悟到是怎样的，一种明朗的意境，也就摆下了。时隔40年，“乔老爷子”的家里又飞进了一只蝴蝶，一下子激活了他四十年前那个朦胧的思绪，这不正是一段续接上了的“情缘”吗，人的思念有时是没有根脉、没有缘由的，就像那只蝴蝶，在万家灯火之中，飞入你的窗口，你何必问它从哪儿来，到哪里去呢。“乔老爷子”若在窗口发呆地看蝴蝶，哪里会有这么一首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金曲。换成“乔老爷子”在钢琴前弹十首曲子，也不会有看蝴蝶时的灵感吧。

世上的好多事情，而且是伟大的事情，真的都不是从有用的“练钢琴”开始的，恰好是无用的“看蝴蝶”，比如牛顿看“苹果落地”，瓦特看沸水顶起壶盖，爱迪生看老母鸡孵蛋，都类似于“无用”的“看蝴蝶”，都可启发了“有用”的伟大发明。

抛开目的论的“有用”、“无用”之说，仅仅从人的身体调养、休整的角度来讲，人是不必总弹钢琴的。无论什么孩都不能总绷着吧（电线杆子除外），我倒觉得只要有条件，一生啥也不干，只看蝴蝶也不是什么坏事。如今这个世道已不是缺少干事的人了，而是缺少啥也不干的人。在人都都干事，甚至是抢不到干事的时代，如果有一部分人真的啥也不干了或多用一点时间“看蝴蝶”，那也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了。

古斋

## 东道主与北道主

李济通

东道主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人们都很熟悉。原因是它就出自我们郑州市。据《史记·郑世家》记载，郑文公四十二年，秦晋围攻郑国，“郑人患之，乃使人私于秦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秦兵罢。”这位利用反间计，说服秦穆公退兵的使者，就是郑国养马的隐士烛之武。他对

秦穆公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供）其乏困，君亦无所害。”（《左传·僖公三十年》）。正是他这句话，才有了“东道主”一词，而且被沿用了两千多年，至今不衰。但还有北道主一说，却鲜为人知。

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北道主人》中是这样说的，《东汉》载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晨会光武于鹿鹿，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以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蓟，将欲南归，耿（音演）以为不可，官属腹心皆不肯，光武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宠将反，光武问朱浮，浮曰：“大王倚宠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看来，作者说的三件事，都有“北道主人”，且与汉光武帝刘秀有关。一是刘秀在巨鹿（今河北平乡）对常山（即北岳恒山）太守晨晨说的；二是幽州（今河北北部）牧朱浮引用刘秀的话说的。说明在东汉时期，“北道主”即广为使用，并载于史籍。按说，这个出自皇帝的“金口玉言”，应该上行下效，广为流行才对。岂料结果是，源于南周时期民间的“东道主”一词，却流传后世，直至今日，而与之类似的“北道主”，尽管出自帝王之口，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以致七百多年前，南宋笔记作家、累官端明殿大学士、《四朝国史》主笔的洪迈，也发出了“后人罕引用之”的喟叹了。



春来日渐长，学致习华章。朝暮更当急，玩书饮墨香。 陈文翰书录陶行知诗



蝶恋(摄影)

无忌

郑州地理

## 北宋的歌舞场瓦坡

李景会

大臣到巩县（今郑州的巩义）祭拜陵墓必须要经过这里，北宋王朝那些冠冕堂皇的祭祖者大多都喜欢声色犬马，于是，他们绞尽脑汁，找出各种借口在这里歇脚，趁机好好潇洒一番，尽情享受声色之乐，其气势和如今大都市的商业街不相上下。

瓦坡这个地方还是当时的经济开发区。这里和当时汴河的两个渡口紧密相邻，这两个渡口是西吴寺渡和东吴寺渡，虽然名字有些质朴，却是北宋的“小香港”，北方供应的木材、药材以及南方的粮食、丝绸等货物都要在这两个渡口卸货，所以，许多身价不菲的富商都在这里流连，他们的夜生活就在瓦坡的歌舞和笙箫中度过。当时，许多艺人和三陪小姐便集中在这里，窈窕的身影和曼妙的歌舞把原本平常的瓦坡之地渲染得有了袅袅的韵味。古籍《东京

梦华录》中记载说，瓦子坡是都城岗镇境内，本名叫“瓦子坡”，后来，人们将其简称为“瓦坡”。北宋时期，这里是一处大型的歌舞娱乐场所，由于这里距离当时的都城汴梁（今开封市）只有十多公里的路程，再加上水陆交通十分方便，而且，当时的皇亲国戚和王公

可惜好景不长，北宋末年，金

兵的大举入侵把王公大臣以及大款、富婆的声色之梦给打破了。金兵统帅金兀术带着大军先占领了瓦坡，在这里找了一些绝色女子让他们开了眼界之后，就开始攻打北宋的都城汴梁，并且开始了野蛮的烧杀抢掠，转眼之间，繁华无限的瓦坡就成了荒凉之地。金兵攻陷汴梁之后，瓦坡几乎渺无人烟了。南宋末年，北方游牧民族又杀入中原，大肆的践踏使得汴梁和中牟一带几乎人烟断绝，瓦坡也在劫难逃，更加荒凉。后来，黄河的几次决口，使得这里变成了一片汪洋，洪水过后，这里荒无人烟。到了明朝，明太祖颁布诏书，鼓励逃亡到外地的农民到中原耕种土地，以增强国力。由于瓦坡土地肥沃，无人耕种，就有人来此垦荒，逐渐聚集成村，村名依旧沿用北宋时的“瓦子坡”，清朝时期才简称为“瓦坡”，一直沿用到现在。

没想到的是，来东北没几天，就被推进了炼狱之中。带着脏身子进了关府的深宅大院，受了羞辱与折磨，有好几次她都想拿起老恶鬼阿古给她留下的毒药、匕首，一死了之。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拿起娘留下的写有哥哥名字的血书，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在心里哭喊着：“哥呀，你到底在哪里啊！你知不知道妹妹在受苦，在遭罪，妹妹已经活不下去了呀！”

她真的有些绝望了，她恨死了把她推进这人间地狱的暴雨潇，在心里不知咒了他多少遍，骂了他多少遍，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该挨千刀的恶魔竟会是她苦寻十六年的亲哥哥！

在关府里，对她真正好的只有洪顺嫂。她把自己家里的事跟洪顺嫂说了，洪顺嫂陪着她说了一阵眼泪，说帮她留心，打听打听。夜半时分，阿古又来了。关老爷已发下话，明天就将这小妖赶出家门。他只留下这最后一个夜晚，他要抓紧时间再享受一次。

还是同以前一样，他进得屋来，二话不说，就先扒去思琳的衣服。然后，盘腿坐炕，说：“今天我给你唱段二人转。”阿古最近在烟馆里认识个娘儿们，会唱二人转，听了几次竟有些迷上了。

思琳没好气地：“我不会！”

没见阿古怎么下地，竟一下子就窜到思琳的身旁，两个枯干的手指伸进她的嘴里，往两边使劲地扯着，扯得思琳的两边嘴角撕裂般剧痛。阿古骂道：“敢不听话了？小养汉老婆，你再说一句我听不？”

思琳嘴被扯着，含混不清地说：“人家真不会唱。”

阿古放开手，把那两根手指用舌头舔舔，吧嗒吧嗒地说：“你不会，我可以教你，过来，练好！”

思琳再也不敢反抗。阿古重又盘腿坐炕，说：“今天就唱《锁麟囊》中的一段，你听好，我先给你说这段词。换珠衫依旧是富贵模样，莫不是心头幻我在梦乡？猛抬头见老娘笑脸相向，问一声老娘来自何方？这才是脱危难吉人天相，见我儿不由我喜笑非常，今日里他还我珠儿还来，望官人休怪我做事荒唐。先学第一句，光屁股依旧是富贵模样。”

思琳说：“唱错了，你刚才说是换

珠衫依旧是……”

话没说完，胸前已挨了一脚，思琳好半天才把那口气喘上来。

阿古说：“就照我说的唱，来吧，光屁股依旧是富贵模样。”

思琳含泪跟着唱了一句。阿古一句接一句唱下去，每一句都被他改得乱七八糟，下流不堪。有些词思琳实在唱不出口，刚含混一句，阿古那脚就踹过来。好不容易跟着唱完一遍，阿古说：“好了，我教完了，你转过身来。”

思琳转过身，阿古在她的屁股上狠拍一掌，说：“这就是板，二人转是讲究板眼的，你唱，我来打板。”说着，又狠来一掌。

仅仅学了一遍，思琳根本没法唱。阿古从怀里摸出一根针，照她乳房上就是一针，眼儿着血就从针眼里冒出来。

阿古说：“二人转行里就这个规矩，唱不好就得挨罚，继续唱。”

思琳再唱还是不会，阿古就再用针扎。不长时间，思琳已经被扎得两只乳房上全是血。阿古见状，把思琳放倒，用两只干腿夹住她的脑袋，从怀里掏出一个水瓶，打开盖，用舌头舔舔，说：“上等蜂蜜，止血疗伤还是好使。”说着，把蜂蜜倒出，抹在思琳的乳房上。然后，闭着眼睛，唱起了刚才那段唱。

不一会工夫，思琳就觉肚子上痒痒的，低头一看，是一只蚂蚁，倒腾着小腿向她的乳房爬过去，接着，数不清的蚂蚁涌上前来。思琳惊叫一声，却被阿古一把捂住了嘴。

阿古一段唱结束，见思琳的乳房上已沾满了蚂蚁，从怀里掏出酒壶，喝一口酒，抓一只蚂蚁扔进嘴里，然后仍像以前一样，赞曰：“好酒，好菜。”

思琳紧闭着双眼，看也不敢看。蚂蚁被蜂蜜粘住了，拼命挣扎。

阿古不紧不慢地喝着，有滋有味地吃着，一边吃一边说：“这是咱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了，我是舍不得让你走，可老爷发话了，我也不能不从。”

思琳惊得睁开了眼睛，最后一个晚上？什么意思？莫非关家要杀了我？

阿古看懂了她的眼神：“你不用害怕，只是要把你赶出关家，你要是命好，碰上个好人家，收留了你，那是你的造化，要是命不好，再跌进狼窝，那也怪不得别人。”

## 连载

75

也许是皮二爷活到了定数，他的死来得十分突然。

这天，金匮银楼的二奶奶彩凤在王司令家陪着王太太说闲话。这时王司令走了进来：“哟，大银楼的二奶奶咋有时间串门来啦？”

彩凤连忙起身：“人家想你啦，特来看看您不行？哟，几日不见，您瘦多了。”

“都是那大烟害的，害得我日夜不宁。”王司令一脸的疲倦。

“哟，您也抽大烟啦？那可不行！”王司令挥了挥手：“不是，我是说禁烟，上头查得紧呢。”

“哦……”彩凤点了点头，似乎似懂非懂，她支着头想了想，又问道：“不对吧，您说禁烟，那皮二爷的大烟馆咋还开着？”

“也要关的！上面有令，谁敢违抗？”

“可我听说，皮二爷到处讲，说这大烟馆是王司令您让开的，谁也没管不了！”

“什么？他娘的，他真这么说的？”王司令的眼睛瞪得似牛卵。

“这还有错？皮二爷站在庆丰元门前吆喝着呢，路人都听见了。”彩凤说得很认真。

“他娘的，这个王八蛋，他是想害死我呢！”王司令怒气冲冲地出了门。

王司令要灭掉这大烟馆那还得了，岂不毁了王司令一生的英名和前程？

当天下午，皮二爷戴上“违犯烟禁”的罪名被关进了襄阳行署公监部的戒毒所。

76

听到皮二爷被关的消息时，贾老老正轻一声重一声无休止地咳嗽着。贾老老患的是痲病，金匮银楼里几代人的病都是吃顺兴药铺里药。清晨，字元先生给贾老老把过脉后与彩凤商量：“要想老爷的病好，就得用狠药。”

彩凤问：“什么狠药？”

“不妨在老爷的药方中加入一些鸦片，这样可大大地减轻老爷的咳嗽病症。”字元先生试探着说道。

彩凤想了想说：“为了老爷的病，眼下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字元先生说：“我知道贾老爷一生最恨鸦片，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到时二奶奶得为我作证，咱可是对

症下药呢。”

彩凤点了点头，便急急忙忙出门了。

中午时分，彩凤带回了皮二爷命尽西门外杀人的消息。贾老老完成了一阵咳嗽后，盯着彩凤有些不相信：“你说什么？”

彩凤说：“皮二吃枪子啦！”

贾老老盯着彩凤问：“是你让王司令杀掉皮二的？”

“哪能呢？我本想找王司令求情将这个大祸除了解，可皮二自己却犯了死罪，真是老天有眼呢。”彩凤飞色舞，接着长叹了一口气，“只是银楼白白地花了不少银子，让王司令占了便宜。”

“应该，应该。古语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没到。”这一天，贾老老一个劲地自言自语地反复唠叨着这句话。

当天夜里，贾老老就停止了咳嗽。

这日，贾老老将彩凤叫到跟前，很认真地说道：“日后皮家后人有什么困难，能帮就帮一把。”

彩凤说：“就您老心善。”

贾老老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贾老老病时一直惦记着一件事。这事是贾老老身子硬朗时与杭州金店的金老板约好的，开春请金老板来襄阳看看，一同游汉江，一同看襄阳古城墙。与金老板交往这么多年，金老板没来过襄阳。金老板都是一纸函订货，贾老老接函后即刻按要求打制，或自己亲自去杭州送货或让信差送一趟。双方经济往来均注重信誉，没出过一点不愉快的事。

开春了，病好了，贾老老自然想到了与金老板兑现诺言。贾老老亲自给金老板写了封邀请函件，特别说明，金老板来襄阳的一切费用由金匮银楼支付。

半个月过去，金老板没有消息。又过去了半个月，金老板还是没有消息。贾老老坐不住了，让汉皋一天一封信函往杭州寄，可都石沉大海。贾老老想，生意人讲的就是信誉，金老板一定有什么耽误了，他一定会来的。

一连下了几天雨，江水一连又淹了三级台阶。每当傍晚客船到头的时刻，阿狗就撑着一把橘黄色的油布伞陪着老爷守候在码头上。

汉口的客船上的客人已经尽，船夫们正在船舷旁提水冲刷甲板。